V
KZ95
T85

董中峰先生文選卷之一

武進唐順之選　　山陰王國楨校刻

廷試策

臣董　玘

臣對臣聞聖人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本有輔治之具蓋道者治之本也而輔之必有其具法者治之具也而出之必有其本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創業者必兼得之而後可以裕後昆守成者必克全之而後可以光前業然是二端又皆原於心焉心存則自身而推者皆爲

道因事而制者皆爲法而二者兼盡矣心不存則道有未純法有未備而二者胥失矣道法兼盡此唐虞三代之盛治所以不可及也得其一而有未純未備焉此漢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也然則今日欲治效之臻其極固不出乎道法二者之間又可不先存其心以爲之主哉欽惟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德居聖人之位仁育義正而道成於上綱舉目張而法布於下治化之盛固已不愧於古矣茲復　廷集多士以道與法爲

問顧臣愚陋何足以仰副　淵衷雖然陛下之設此舉蓋將采而行之非虛循故事而已也蘇軾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實應之矧今陛下以實求之臣敢無辭以對乎臣惟古昔帝王膺天命之重御天下之廣以成己成物之責萃於一身而不可虛居也故必盡道以端天下之表以立斯人之極道既成矣猶慮事無定則人無定守而斯道之行無以徧天下及後世也故又立法以盡天下之事以防天下之情人君爲

治之大端惟此二者而已何謂道治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皆是也何謂法建立紀綱分正百職順天揆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皆是也道者法之體所謂致治之本也法者道之用所謂輔治之具也其名義之攸在固有別矣而行之之序則有相須而不可偏廢者蓋道必先定然後法有所措而可立法必大備則其道有所輔而可久苟惟致詳於法而無道以爲之本則其具徒張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然或徒恃

其道而無法以爲之具則其本雖立亦何以成極治之功哉孟軻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道不可無法也程顥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慶言法不可無道也臣請證古人之跡夫帝之聖者莫過於堯舜王之聖者莫過於禹湯文武其爲道爲法各極其至以其道言之如克明峻德惟欽五典肇脩人紀建其有極道之行於身也敦叙九族克諧以孝時雍展親刑於寡妻道之施於家也

平章百姓庶明勵翼德降國人化行江漢道之
形於國也協和萬邦教訖四海克綏厥猷丕單
稱德道之及於天下也以其法言之如曆象授
時璿璣齊政頒朔授民順時行令此順天之法
也百揆四岳純理於內州牧侯伯分列於外此
命官之法也六府孔脩庶土交正鄉遂用貢都
鄙用助此養民之法也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國有學此教民之法也當是之時黎民敏德萬
國咸寧人人有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五
刑措而不用兵革櫜而不試山川鬼神莫不寧
鳥獸魚鼈罔不若其治效之隆如此豈無自哉
蓋其所以爲治者皆本於心觀夫詩書之所稱
曰欽明曰精一曰祗德曰懋敬曰敬止曰執競
是其心之所存純乎天理而絕乎人僞故道由
此行法由此立二者兼盡而治化自隆也自是
而降享國久長者莫如漢唐宋然其爲治也皆
不能兼乎道法之全以漢言之創業如高光守
成如文景明章皆賢君也觀其發義帝之喪戮

丁公之叛尊禮太公孝養薄后大封同姓痛泣
同氣其大綱之正亦庶乎治之道矣然庶事草
創禮文多失語井田則未復語官名則未定而
於先王爲治之法皆闕乎其未之講況其所謂
道者又多出於駁雜其能如王道之純乎以唐
言之創業如太宗守成如玄宗憲宗皆賢君也
觀其以尊本任衆以職事任官以府衛任兵以
租庸調任民考課有四善二十七最之詳致刑
有三覆五覆之奏其萬目之舉亦庶乎治之法

矣然脅父起兵戕兄攘位麾聚瀆倫牝晨司禍
而於先王爲治之道則槩乎其未之聞況其所
謂法者又多益以己意其能如王制之備乎以
宋言之如太祖太宗之創業真宗仁宗之守成
皆賢君也觀其分炙艾之痛守金匱之盟忠厚
以立國而刑不加於士夫嚴肅以治內而事不
委於戚畹其爲道亦有可稱者然制度之立頗
因五代之舊官名屢易而違六官分治之典審
官有院而無三考黜陟之嚴兵雖有三衙四廟

之制而失寓矣於襃之意刑雖有折杖覆訊之
法而失宥過刑故之規其能如先王經制之善
乎故其致治之效止於海內殷富黎民醇厚而
禮義則未興僅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而風俗
則未美雖有聲明文物之盛而國勢常削弱不
振是豈先王之治卒不可復哉蓋自漢以來心
學失傳或不事詩書或學尚黃老或性多褊察
欲行仁義者或漸不免終仁厚有餘者或剛斷
不足是皆任其資以爲治隨其世以就功而於

先王之道法或得其一而遺其二或得其似而
失其真治化不能復古無足怪也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正己以建極稽古以垂
憲致治之道輔治之法真可謂一洗漢唐宋之
陋而上繼乎唐虞三代之盛矣臣請舉一二爲
陛下陳之　御製大誥申明五常之義資世通
訓弘敷禮義之教　祖訓所載無非修身齊
家之方孝慈有錄一皆天理人倫之正我
聖祖之道即帝王之道也　大明日曆具載一代

之法程洪武政記動契千古之典則諸司有職
掌得虞廷任官之意禮儀有定式同周禮防僭
之嚴我　聖祖之法即帝王之法也
列聖相承踐修厥猷而　聖祖之道行之不息
克篤前烈而　聖祖之法守之無弊
陛下蒞阼以來昧爽丕顯惟道是由甲夜視事惟
法是踐　經筵所講諄諄乎仁義之言　會典
之脩鑿鑿乎典章之實是以上有道揆下有法
守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治平之效誠非漢唐

宋之所能及者　陛下猶謂治效未臻其極
而疑道有未行法有未守抑行之守之而未盡
若古此固　陛下惟日不足之心也雖然臣
嘗竊伏草茅念天下之事有慨於心久矣今幸
承明詔言及之而不言是負所學是負吾　君
也臣請言未行未守之端而後及行之守之之
說夫京師諸夏之本密邇　道化是宜遵道遵
路而有時雍之休也今臣應試而來竊見風俗
偷薄習尚浮靡人民囂頑抵冒殊扞德色誶語

尚形於父母劉蕭劉金每肆於白晝或有如賈
誼之所慮者京師且然況四方之遠乎我
祖宗却異味服澣衣允建厥德以先天下當此之
時五典克從百姓相親俗尚純樸無敢自蹈于
非義者校之今日大有不同然則　祖宗之
道未能盡行者亦容或有之矣內外職司大小
之事具有成法以臣觀之其名固如舊也而其
實則或已亡矣如徵歛有則定差有等此賦役
之法也今或脫丁以逃役詭籍以避征軍必服

伍將必擇才此兵衛之法也今或離行伍而受
役於私門竊首級而列職於邊關銓選之法不
拘流品惟功與賢今亦有無功而進非賢而授
者矣斷獄之法必罪與律協今亦有無辜而戮
有罪而貰者矣然則　祖宗之法臣亦未敢
謂其能盡守也即此推之則治效之未臻其極
有由然矣　陛下欲天下之極治亦豈必他
務哉惟行　祖宗之道守　祖宗之法而
已然世之進言於　陛下者不過曰道之未

行教訓之未至也亦申嚴之而已矣法之或弊有司之不能守也亦戒飭之而已矣臣竊以爲此皆其末也欲行　祖宗之道守　祖宗之法惟在　陛下之身爲蓋道成於己而後及乎人教訓雖嚴而身無以率之則所令反其好而民不從矣故董仲舒推春秋謂一爲元之意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臣願　陛下章志以示民貞教以率下言行道之發也必謹之而不苟威儀道之顯也必正之而不忒　宮壼道之所自始也必敦刑家之化　朝廷道之所自出也必謹守正之規由是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舉而措之無弗順者夫何患道之有未行乎法行於上而後遵於下若徒戒飭所司而身之所行乃或有自抗其法者則臣下將師師無度矣故傳說之告高宗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而後繼之以惟說式克欽承臣願　陛下毋忘敬忌之念益弘篤叙之圖出一大號也則

曰於舊法得無少變乎行一細事也則曰於舊
法得無有戾乎喜有賞怒有刑苟違於法則遏
之而不行言有逆耳事有忤旨苟當於法則從
之而不拗由是內而百司外而庶府罔不翕然
承德而無或敢亂其法者又何患法之有未守
乎夫能行　祖宗之道則不必別求古帝王
之道而所以為致治之本者立矣能守　祖
宗之法則不必遠襲古帝王之法而所以為輔
治之具者備矣而何一不由於　陛下之身

邪且心也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也
陛下欲行道而守法則古帝王與　祖宗之心
學其可以不之講乎蓋道者心之蘊也法者心
之著也存心之功一有所間則雖欲行道而私
或得以勝理雖欲守法而欲或至於敗度其何
以成天下之治哉臣嘗竊聞我　聖祖之諭
侍臣有曰人之一心檢持甚難朕覺此心如兩
敵然時時防閑尚未能也則平日存心之功無
一息之間蓋可見矣至如親註周書之洪範類

編聖學之心法皆所以求正心之方盡君臣行
事於壁間書大學衍義於兩廡亦所以爲存心
之助蓋帝王相傳之心學至我　祖宗而復
續誠　聖子神孫之所當取則也　陛下
深處法宮所以用力於心學者臣固不得而知
然竊見行道守法之間尚有可議者意或於理
欲危微之辨尚有未精操舍出入之間尚有未
定而忠佞順逆之言尚不能無惑歟臣願
陛下於退朝無事之時不以爲可忽而居之必敬
念慮方萌之際不以爲莫覩而察之必嚴給華
波動之頃不爲其所引而操之必定古訓
聖謨可以沃此心必講明而力行之正人端士可
以養此心必親近而薰炙之使辟之流怪誕之
術足以惑此心必深惡而屏斥之內外交致其
力顯微不間其功使此心本然之體無時而不
存應用之機無發而不當則運用於一身者無
非大道而可以爲致治之本經緯於萬數者無
非大法而有以爲輔治之具將見百姓太和四

海永清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功可以光　祖宗業可以垂後裔治可以配古帝王之盛矣伏惟　陛下躬而行之天下幸甚

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之至臣謹對

經筵講章尚書一　孟子二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這是商書說命篇傅說告高宗的言語庶官是衆官古者有官有爵六卿百執事這便是官公卿大夫士這便是爵私昵是私意親愛的人惡德是包藏凶惡的人能是有材能賢是有德行傅說告高宗說人君一日萬幾豈能獨理故建立衆官分理庶務若衆官得其人件件事便都有條理天下人都蒙其福此就是治之原若衆官不得其人件件事便都不得其理天下人都受其禍此就是亂之原天下治亂全在庶官得人與否所以人君用人必當仔細選擇如六卿百執事都事管事的官決不可與私意親愛的

人蓋人於所親愛的雖有不是處也見他不出
若不加審察而輕易用之未有不壞事者必須
得那有材能足以任事的然後與之以官公卿
大夫士是國家名爵決不可與包藏凶惡的人
蓋人之凶惡者亦必有小才可以動人處若不
加審察而怱與以爵其爲害將不可勝言必須
得那有德行足以表民的然後命之以爵夫官
當其才爵當其德則朝廷庶官皆得其人自然
政善民安此乃長治久安之道也臣惟自古聖

王未嘗不以簡求賢能爲務然知人則哲帝堯
猶難自非衆至公之心不以一毫私意汨其聰
明則用舍之際鮮不失矣故傳說於此必先以
憲天聰明爲言正所以端用人之本也仰惟
皇上以英睿之資撫盛成之運明目達聰與天無
間尊賢使能用人惟己將見百官承式庶績咸
熙高宗不得專美于有商矣天下不勝慶幸
孟子曰事親爲大事親爲大守親爲大守身爲大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

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這是孟子離婁篇中指出事親守身兩件大道理教人先歸重在守身上事是奉事守是持守孟子說人所當奉事的入則有親出則有君有長何者爲事之大惟是事親這件最大人所當保守的近之則身與家遠之則國與天下何者爲守之大惟是守身這件最大然這兩件又常相因要事親須是不失其身蓋身者親之遺體若能去持守言動舉措一一循理不使陷身非義以貽父母羞辱那父母之心自然喜悅無所違逆這等纔是能事其親自古稱爲孝子莫不率由是道所以說吾聞之矣若是緩耳目四肢之欲自失身於不義却要得父母的歡心天下決無此理蓋一失其身則虧體辱親雖日用三牲之養也不足爲孝所以說吾未之聞也且事親何以爲大蓋事君事長雖莫非事然必善事父母了方纔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是忠君

敬長都本這親上來本既在親所以見其爲事之大也守身何以爲大蓋守家守國守天下雖莫非守然必吾身既正了方纔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守是家國天下都本這身上來本既在身所以見其爲守之大也臣按孟子此章與禮記所載孔子對哀公之問者其言實相表裡孔子之言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其言成親也則曰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親其言成身也則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仁人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爲成身蓋人之生有此身則有此心有此心則有此性四端萬善本然全具莫非親之所以與我者所以人子事親必能踐形盡性使民胞物與各得其所乃爲無忝所生而於父母之遺體弗虧矣若人君一身又爲天地父母之宗子任大責重尤須充拓得盡盛德大業與天地參而後謂之成身謂之成親蓋仁孝合一其道之大如此故雖堯舜之聖猶兢兢日行其道

業業日致其孝而孔子於哀公之問尤深致意於天道貴其不已之一言也仰惟

皇上大德受命至孝尊親敬一自持而所事所守固已各得其本倫制兼盡而於親於身固已同底乎成伏願與天同運純亦不已因心立極式昭無外之仁備物博施蓋推不匱之孝彌綸參贊舉一世而甄陶之則孔孟之訓不託諸空言堯舜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臣犬馬之誠不勝惓惓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這是孟子離婁篇推本大人所以爲大者示人其言最爲親切大人是通乎上下之稱孟子愚當時的人都失其本心特舉大人來說那大人才全德備凡天下的道理無一不曉天下的事業無一不能所以造到這般極大處人不可及者無他亦只是不失了赤子之心而已蓋赤子雖若無甚麼知甚麼能然當這時人欲未起天理完全這點良心渾然純一無纖毫巧僞於此

保護持養遂漸擴充自少至長都不爲外物引誘鑿其本真則此心全體大用自無不盡那道德功業都從此出豈不是箇大人若失了此心巧僞與年俱長那所知的不過情欲利害之私所爲的一皆傾險僥倖之事便成箇小底人了是則本心之良人皆有之惟大人爲不失其初耳豈天之降才獨爾殊哉臣按易蒙有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孟子之言亦本諸此蓋聖無不通蒙養之初未便是聖惟養正於蒙然後可以作聖大人心如明鏡止水赤子之心未便能大惟充養無失然後可以致大是以古者小學自能食能言便有所教以至興詩立禮成樂節節有箇工夫無須臾間斷正要全得這赤子之心耳況人主以一身而任天下之重以一心而當衆欲之攻得失既易保守尤難故舜傳曆數猶致危殆之戒武受丹書每謹義欲之防蓋爲是也

仰惟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夙成自育德潛邸我

獻皇帝以身爲教已得乎純一之傳暨登大寶益
勤聖學屏絶嗜好執業爲幾真所謂飛龍之大
人也間嘗　御製敬一箴闡明心學之要殆三
代以下之君所未之聞者惟願以純一之心推
而爲純一之政如所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
明四時合其序者斯世斯民將無不與被大人
之澤矣臣愚何幸身親見之

日講直解尚書　論語　大學衍義

荆河惟豫州

這是記禹所定豫州的疆界荆是荆山河是大
河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這便是豫州乃今河
南地方也臣按豫州爲天下之中四面道里適
均古人於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
賦之便今書所叙止言南北二至不及東西者
蓋豫東抵徐西抵雍梁揆鄰近州分自可見矣

伊洛瀍澗既入於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豬

伊洛瀍澗是四箇水名河即是大河伊水出熊
耳山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洛水出冢嶺

山至鞏縣入河瀍水出穀城縣替亭北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澠池至新安入洛爲引伊瀍澗三水使各循道入洛乃與洛水並流一齊都入於河滎波也是二水名水蓄復流謂之豬濟水溢出爲滎洛水別流爲波滎受濟溢波分洛派皆已蓄而復流故曰既豬荷澤孟豬是澤名導是順導被是及荷澤在古濟陰郡定陶縣東其地有荷山故名其澤爲荷澤孟豬在睢陽縣東北荷水衍溢爲導其餘波入於孟豬蓋溢而後及不常入也故曰被道五句是說豫州之水都已平治了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這是辨豫州的土性壤是土柔墳是土脉墳起壚是踈豫州之土高處柔而無塊低下處墳起而踈有這等不同故別言之他州土壤或說白壤或說黑壤豫土色雜故只云惟壤更言不言其色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這是豫州的田賦田中上是第四等錯是雜出的意思賦錯上中是第二等又雜出第一等蓋冀賦第一或時數少於豫則降爲第二豫賦第二或時數多於冀則升爲第一這便見得古人制賦不是科定取民歲時豐凶地力上下必有錯法以通之即蘇夏法未嘗不通

厥貢漆絲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這是豫州的貢物枲是麻絺是細葛紵以爲布及練纖是黑經白緯的纊纊是細綿錫貢謂非常貢必待上命而後納的磬錯是治磬之錯豫州所貢乃這漆枲絺紵四物其用竹篚盛以貢者則有纖纊待錫命而後貢者則有磬錯莫非用物也

浮於洛達於河

這是豫州的貢道豫州去冀都最近豫之東境經自入河其西境以舟浮洛至鞏縣入河達河則達冀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這是記禹所定梁州的疆界華是太華山山南謂之陽黑水是犍爲郡之黑水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這乃是梁州即今四川地方先儒熊氏謂其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眷世治則順比後世亂則阻險割據任擇牧守不可不慎者良是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岷嶓蔡蒙是四山名沱潛是二水名藝是種藝道是順道祭山曰旅蓋梁州乃江漢水發源處

岷山在蜀郡江水所出嶓山在隴西郡漢水所出二山既可種藝便見江漢之上源已治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二水既皆順道便見江漢之下流亦治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蜀青衣縣二山水脉漂疾禹用力最多治功既畢故旅祭報成凡諸州名山莫不有旅以九州終於梁雍故獨於梁蔡蒙及雍荊岐發之和夷是地名底是致績是功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與冀州覃懷底績同義

這四句是說梁州之水土都已平了

厥土青黎

這是定梁州的土色青黎是二色黎是黑色不言質者質非一種

厥土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這是梁州的田賦田下上是第七等賦下中是第八等又雜出第七第九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這是梁州的貢物璆是玉磬即虞書戛擊鳴球之璆鐵是柔鐵鏤是剛鐵可刻鏤的砮即礪砥砮丹之砮磬是石磬熊羆狐狸是四箇獸名梁州多山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故曰織皮蓋璆磬以備樂器砮中矢鏃鐵銀織皮亦日用不可缺者聖人不貴異物每如此

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

這是梁州的貢道西傾是山名在隴西郡桓潛沔渭河皆是水名水自漢出為潛漢始出為漾

東南流爲汧逾是過絶河而渡曰亂梁州之貢
曰桓水抵西傾山浮潛過汧入渭絶河而渡以
至冀都中間水陸所經世遠難考酈道元謂自
汧歷褒斜之間絶水百餘里以入於渭亦與經
文矛盾蔡氏謂未可曉宜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
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
不善者惡之

子貢每欲方人一日問夫子說道人生長於鄉
知之愚者宜莫鄉人若也今有人於此一鄉的
人皆愛之這可謂之賢乎夫子答他說人情不
同焉得人人而好之人人皆好或恐這人平日
是同流合汚的未可遽以爲賢也子貢又問有
人於此一鄉的人皆憎之這可謂之賢乎夫子
答他說人情不同焉得人人而惡之人人皆惡
或恐這人平日是詭世炎俗的亦未可遽以爲
也汝必欲取信於人之好惡不如就以那人之
善與不善決之大凡鄉人之中有那善的有那

不善的若一鄉善的人愛而好之必是這人真有可好之實而足信矣一鄉不善的人憎而惡之必是這人無那苟合之行而可取矣蓋君子小人爲類不同好惡之情亦因之而異君子不可以偽欺非有真善不能致其好小人恒懼人之異己自非苟同不能免其惡故必善者好而不善者惡斯可謂之賢也夫子此言雖爲子貢告實萬世觀人之法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器是隨人材器而任使之求備是責備於一人孔子說君子小人存心不同君子最易於服事然要他喜說却難蓋其所處者一皆義理之正苟以非道說之雖曲意奉承終不爲動如何得他喜說及至使人之際則各隨其材器凡有一善一藝者皆得以見用用人之仁便去其貪用人之智便去其詐未嘗求備於一人此其所以

易事也小人最難於服事者然要他喜說却易
蓋其所主者惟徇一己之欲若以非道說之意
向相投雖理所不可也一般喜說及至使人之
際則必責其全備少有未至皆所不取彼雖善
是乃曰其用不足稱彼雖能是又曰其人不足
稱舉其一不計其十此其所以難事也夫君子
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故每每相反如
此在君子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在小人則天
下幾至無可用之人矣其得失成敗之相去豈
不遠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是安舒驕是矜肆孔子說君子小人氣象自
是不同君子循理仰無所愧俯無所怍所以心
廣體胖富貴如是貧賤如是常安舒而自得此
乃泰也而非驕也小人逞欲只知有己不知有
人所以氣盈志滿或負其才能或挾其勢位常
傲放而自肆此乃驕也而非泰也蓋泰者出於
有所養驕者成於有所恃驕與泰相似而不同

這等處極難分辨故夫子每舉以示人而君子小人之實不可掩矣

唐太宗身爲櫜鞬風澆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分未嘗少怠

這是衍義中叙唐太宗之學櫜鞬是盛弓矢的器風澆露沐是說勞苦之狀王府太宗初封爲秦王別有府第夜艾是夜已過半唐太宗身親戰伐以取天下當那爭鬬未息之時左右弓矢觸冒風露這等勞苦日不暇給然已留情於經術就於府第中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商議天下的事及至即帝位海內已定身處崇高最易宴安乃置弘文館於內殿之側引內學士令輪番直宿更休聽朝之暇與之討論古今推究成敗或至日昃或過夜半未嘗少有懈怠每言及賢君則企慕思齊言及遠德則省

慢自戒言及稼穡艱難則務遵節儉言及閭閻
疾苦則諷急征徭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真德
秀叙此以爲太宗之好學乃三代以下所無且
謂夜對之益深於晝訪儻有志於帝王之事業
則貞觀之規摹不可以不復臣觀唐史臣吳兢
所撰貞觀政要當時君臣之問對朝廷之設施
嘉言善行良法美政無不具載先朝儒臣每以
此書進講我
憲宗純皇帝嘗命翻刻親爲製序蓋三代之治雖

非貞觀所可彷彿爲學之本太宗亦未之聞而
有取於政要之書者固行遠登高之助也
漢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
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
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率制文
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這是漢書中班固贊漢元帝之辭材藝是指技
能說史書是周宣王時史籀所作的大篆琴瑟
洞簫都是樂器簫無底的嗔做洞簫刊是裁斷

的意思如耿二字讀做要妙貢薛韋匡是四箇人的姓優游是柔懦的意思上是指元帝孝宣是元帝之父班彪說元帝爲君多材能技藝於字書則善作大篆得邵史籀之法於音樂則能鼓琴瑟吹洞簫又自隱度作新曲因以新曲播爲歌聲分切句絶爲之節制抑揚高下窮極要妙這都是稱道元帝多材藝處彪又說元帝年少時便好儒術見宣帝崇尚律法頗以爲非及即帝位名致儒生委任以政事貢禹薛廣德常

玄成匡衡四箇人更迭爲宰相可謂能信用儒學矣然其性柔懦爲文義所牽制每事不能決斷以至綱紀日紊邪時繼孝宣之後史稱民安號爲中興這等基業僅一傳而遂衰可惜也其德秀叙此於衍義其言曰人君之學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元帝於斯二者未嘗致意而所好者筆札音律之事縱使極其精妙不過胥吏之小能工瞽之末技是豈人君之大道哉昔顏淵問爲邦夫子以放鄭聲語之今帝之所好者吹洞

簫自度曲正所謂鄭聲也先儒謂其音悲哀能令人意思流連怠惰驕淫皆從此出元帝之資本非剛明者又重之以此好則其志氣頹靡日以益甚安有振迅興起之理宜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卒基漢室之禍也臣按德秀之論元帝者當矣後之言好儒者或以元帝爲口實殊不知元帝所用如貢薛韋匡輩皆區區文義間循默克位無所補益豈世所謂眞儒哉

荀子曰粹而王駁而霸

粹是純全不雜駁是間雜不純眞德秀曰荀卿以粹駁二字爲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蓋粹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書論王霸非一德秀獨取此者蓋卿之學亦駁而未純耳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這誼字與義通用言五尺童子則成人者可知
德秀曰孟子之後能深闢五霸者推仲舒爲然
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
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若霸者則惟利是謀
而於義有不暇計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
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又引程顥之言謂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
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
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
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
道顥此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裡蓋帝王之學
必先嚴於王霸之辨故德秀推衍格物致知之
要以是爲明道術之終焉

內訓序直解

吾幼承父母之教誦詩書之典職謹女事
這是　文皇后自叙幼時在父母家爲女的
事誦是誦讀典是常女事如執麻枲治絲繭織
紝組紃之屬　文皇后說我幼小時承父母

的教訓誦習那詩書古典如婦女自有本等的
職業教令不出閨門謹儐那女事而不敢怠也
令世女子多不去誦習詩書　文皇后懿德
淑範所以佐成內治者實本諸此
蒙先人積善餘慶夙被妃庭之選事我　孝慈
高皇后朝夕侍朝　高皇后教諸子婦禮法唯
謹吾恭奉儀範日聆教言祗敬佩服不敢有違
違是　文皇后叙　高皇后在時為妃的
事先人謂上世祖考夙是蚤朝夕侍朝即是古

者晨省昏定之禮儀是威儀範是規範聆是聽
祗字義與敬同佩服是常常遵守的意思違是
違背　文皇后說我賴先世的積慶蚤年被
選入宮為　王妃奉事我　高皇后朝夕
不離左右我　高皇后教誨我諸子婦動以
禮法提撕警覺亹亹不倦我那時恭覩這令儀
令範日逐聽教誨的言語件件敬謹遵守不敢
少有違背蓋　高皇后內教之嚴如此
肅事令　皇上三十餘年一遵先志以行政教

吾思備位中宮愧德弗似歉於率下無以佐
皇上內治之美以忝　高皇后之訓
這是　文皇后叙作配　文皇躬脩婦道
的事肅是敬慎今　皇上是稱　文皇政
教是宮中的政教弗似是不如的意思歉是不
足的意思忝亦是愧　文皇后說我奉事今
皇已三十餘年夙夜敬慎遵奉先志以行宮中
的政教凡事都如　高皇后在時不敢有改
又思我備位宮中乃是四方的風化之原自愧

德薄弗如那古之賢妃后不足以表率群下恐
恐然常懼無以佐助今　皇內治之盛美以
忝我　高皇后之教訓也夫德如　文皇
后猶以有忝　高皇后為言則其憂勤惕厲
之心可想見矣
常觀史傳求古賢婦貞女雖稱德性之懿亦未有
不由于教而成者然古者教必有方男子八歲而
入小學女子十歲而聽姆教
史傳是記事的書懿是美方是法姆是女師

文皇后又說我嘗觀史傳考求那古之賢婦貞女雖是天性本來粹美亦未嘗不因教訓而後成德然教之須有箇方法古者男子八歲便入小學女子十歲便聽姆教如今這教法都廢了所以人家那女子資質好的往往漸染習俗也不能自去向上甚有敗禮傷化的今若要風俗醇美須脩那古人的教法此內訓所由作也

女訓序直解

我　朝家法超軼前古建立后妃選擇窈窕授以閨範道以師氏動遵禮節肅雝以將裨益大化祗陰教於藩維者固相踵矣

這是我　章聖皇太后做的教誨女子的書喚做女訓序是總說所以做這書之意乃我恭睿獻皇帝做的以表章女訓可以傳之萬世爲子孫之良法也家法是治家的法度超軼是越過之意前古是我朝以前如漢唐宋皆是窈窕二字從詩經關雎篇中來關雎篇中所稱窈窕淑女是指周文王后妃太姒太姒有幽閒貞

靜之德故詩人以逑窈窕二字稱之授是與範
即法度導是引導師氏即是姆乃婦女之師動
是一身的舉動道是遵守禮節即師氏所教婦
德婦言婦容婦工之類肅是敬雍是和將是奉
持之意裨是補助益是長益大化是指王者之
化易爲陽女爲陰凡關繫女子的事都喚做陰
教藩維是指王國說天子立王國以爲輔助就
如家人家藩籬維垣一般　恭睿獻皇帝序
文中說我　大明朝治家的法度極嚴超越

前代漢唐宋而過之蓋漢以來女后往往干預
政事惟我　朝絕無所以遠過前代至於建立
后妃必選擇良家子女如詩所稱窈窕淑女者
方纔被選入　宮指授以閨壼的法範開導以
老成師氏凡百舉動都要如禮敬謹和順奉而
行之不敢驕亢不敢懈惰　宮壼之內這等整
肅所以百餘年來賢妃輩出都能助成風化祗
脩陰教顯名于藩維之間者相繼不絕皆由我
朝家法之善也

弘治庚戌予受　命出府越明年辛亥荷蒙
孝宗皇帝爲予擇立王妃先期遣妃入　聖慈
仁壽太皇太后宮承誨旨習禮儀暨受　皇太
后　皇太妃之明訓
予是　恭睿獻皇帝自稱先期是未成大婚
之先誨旨是教誨之言禮儀即閨範及那禮節
之屬　恭睿獻皇帝說我在弘治庚戌年受
命出府過次年荷蒙　孝宗皇帝爲我擇立
王妃及未成大婚之先遣妃入　聖慈仁壽

太皇太后宮中尊承教誨之言學習禮儀又受
皇太后　皇太妃之明訓夫以章聖皇
太后天縱聖德無待於教誨然聖不自聖猶習
禮儀于　太皇太后宮中則今日內教之興
以裨益大化者固不可不仰承之矣
壬子成大婚甲寅從之封國恭修順德相納忠言
凡百外政一不之預惟日誦詩書求不矣於和敬
之懿
順是和順忠言是忠直之言外政是外面的政

事如用人舉賢軍馬錢粮皆是預是干預誦是
誦讀戾是乖戾和敬即前所謂肅雍懿是純美
之意　恭睿獻皇帝說我於弘治壬子年成
大婚之禮次年甲寅　章聖皇太后從往於
所封之國恭修順德常進忠直之言凡外面政
事一毫不爲干預惟終日誦讀那詩書以知婦
人之道只有簡和敬便是美德當體而行之不
可使有一乖戾之心也
閒嘗以所受書傳之語編緝成一書名曰女訓凡

十二篇
閒是閒時書即詩書傳是列傳綱緝是纂萃名
即俗喚字凡是凡例篇是篇名　恭睿獻皇
帝又說　章聖皇太后于閒時嘗以所受詩
書列傳之語有關於女子之道者纂萃以爲句
讀做成一書喚做女訓以教凡爲女子者要敬
和爲本直做得與古人一般其凡例有十二篇
使女子讀之易得省悟遂件體之於身　章
聖皇太后俾益大化之心可謂勤且至矣

裝潢啓進予覽之其辭直而不俚其指遠而有徵
隱棐乎經史參驗乎古今矯制乎情質歆警乎貞
悔

裝潢是將女訓派定綴齊的意思覽是觀覽辭
是女訓中說的話俚是鄙俗意指是女訓中所
說的節要徵有源委之意隱棐是審察之意經
是六經史是記事的書矯制是强制意情是性
情質是資質歆是興起警是警戒貞是正當意
悔是有過的意　恭睿獻皇帝又說　章

聖皇太后將所編的女訓裝潢啓進我觀訓中
所說的話直切而不鄙俗訓中所說的節要高
遠而有源委審察那經史之言句句得實參驗
這古今之事件件不差强制人的情質使不作
好不作惡其事理之正當的則興起而爲之有
過了的則警戒以改之大要使婦人女子去偏
執之性存和敬之懿德而已

如曰和敬曰孝慈曰節儉曰貞靜曰胎教曰祭祀
之類鑿鑿乎如飢之必以粟寒之必以布帛而不

可須臾離於日用者也

如即俗像字曰是說道和敬孝慈節儉貞靜胎教祭祀是女訓十二篇中的提綱也鑿是着實的意須臾是不多時候之意　恭睿獻皇帝

又說女訓何以見得其辭直而不俚其指遠而有微處像女訓中說婦人女子之道和順而不可暴戾敬謹而不可驕慢孝事君親慈育卑幼用財樸節服食儉素操守貞潔德性閑靜謹於胎教以爲生子之本誠於祭祀以盡報本之道

凡此之類皆婦人女子之不可不盡者舍一件不盡則就失子婦人女子之職分着實如人之飢無菽粟則不得飽人之寒無布帛則不得暖須臾不得衣食則須臾不得飽暖矣夫我

章聖皇太后之女訓真婦人女子之衣食也婦人女子徒知飢寒以求衣食而不知體承女訓不有負我　皇太后之盛心我　恭睿獻

皇帝之聖諭乎

使上自王公國都下及閭巷之婦人女子有能舉

是書訓而導之佩而服之將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無所往而不可桃夭樛木之風螽斯麟趾之化有不難致而可徵于今日矣

國都是京城閭巷是各處府州縣所屬鄉村市井書則女訓就是訓導即前面說的導以師氏就是佩服即前面說的動遵禮即肅雍以將就是桃夭樛木螽斯麟趾皆周南之詩那時周文王的后妃事文王而肅雍處衆妾而慈惠貴而能勤富而能儉那時內面的嬪妾外面南國的婦人女子感后妃之德俱見化了故桃夭之詩說那桃樹逢春來纔發枝榦嬌嫩其葉茂盛正像南國婦人女子在閨門中幽閑貞靜以時而成婚姻及嫁於人必能和敬以事一家之人也樛木之詩說那樹木委曲下面的葛藟皆得繫之于上正像后妃賢德無嫉妬衆妾之心衆妾皆誠心感服願后妃享福壽于無疆也螽斯之詩說那草蟲群處郊野彼此和氣一生就有九十子正像后妃賢德無嫉妬衆妾之心衆妾皆

歡欣承奉和氣交接故能多生聖子子又生孫
代代昌大也麟趾之詩說那麟之爲物生得仁
慈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正像后妃有仁慈之德
子孫亦皆仁慈不肯妄殺一物不肯妄害一人
也　恭睿獻皇帝又說女訓如人之衣食婦
人女子不可不學使上自王公國都下及閭巷
之婦人女子不要將此女訓之書只做一場話
說于一家之中立一箇女師朝夕訓導這個女
訓朝夕佩服這箇女訓則一身之間自能和敬
孝慈自能節儉貞靜自能生有聖子自能格于
時享推之家而家齊推之國而國治推之天下
而天下平即如文王之后妃德被于人桃夭樛
木之風螽斯麟趾之化可見于今日矣夫我
章聖皇太后可謂不負天縱之德不負　聖
慈仁壽太皇太后之訓不負　恭睿獻皇帝
之諭其裨益今日　皇上聖化于無疆者端
有在矣

董中峰先生文集卷之一